

中外散文精華

爾戈泰・堂語林
著合等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十一月出版

中外散文精華

定價：六十元

• 版權有 •
• 印翻禁 •

編譯者：林語堂 • 泰戈爾
總監督：張弓
發行人：張左
羣長

出版者：常春樹書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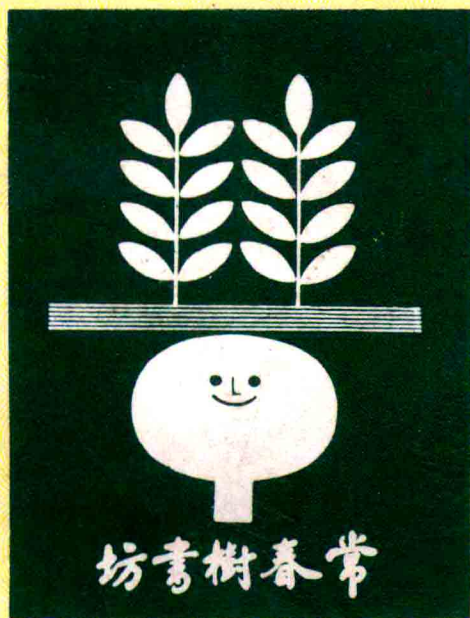
地址：行政院新聞局出版臺業字第〇三〇三號
臺北縣新店市十二張路二〇五巷六七弄二號

電話：九一一一六四四
郵政劃撥：一〇二三一四號張忠江帳戶

中外散文精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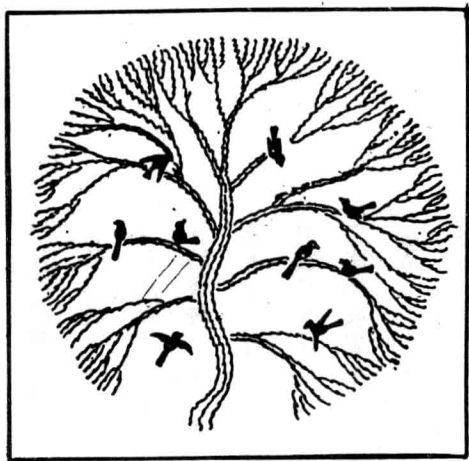
爾戈泰·堂語林
著合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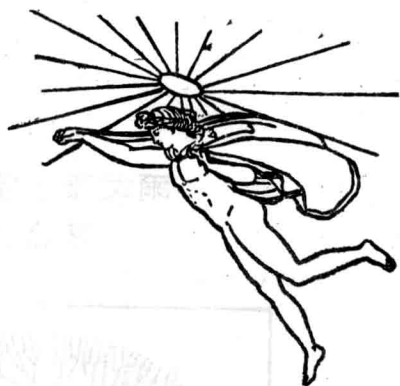


書卷萬讀路里萬行

爾戈泰·堂語林
著合等



• 華精文散外中 •



背影·····	朱自清·····	八
荷塘月色·····	朱自清·····	二
翡冷翠山居閑話·····	徐自摩·····	四
北戴河海濱的幻想·····	徐自摩·····	六
我的母親·····	胡適·····	三
為什麼讀書·····	胡適·····	二五
我的戒煙·····	林語堂·····	三〇
秋天的況味·····	林語堂·····	三三
異國秋思·····	盧隱·····	三八
海濱的秋宵·····	陳醉雲·····	四三
破曉·····	梁遇春·····	四六
臨別·····	徐祖正·····	五一
旅程中·····	孫福熙·····	五五
立秋之夜·····	郁達夫·····	五七

錄

目

暗途……………	落花生……………	五
將這個獻給我的妻房……………	羅黑芷……………	六
愛晚亭……………	謝冰瑩……………	六
禿的梧桐……………	蘇雪林……………	七
渡曹娥江……………	王世穎……………	七
枇杷……………	王以仁……………	七
雪……………	魯彥……………	八
守歲燭……………	繆崇羣……………	八
辰州途中……………	沈從文……………	八
洋罪……………	梁實秋……………	九
書中情趣……………	徐鍾珮……………	五
母親的淚珠……………	鍾梅音……………	一〇〇
一個小農家的暮……………	劉大白……………	一〇四

可愛的詩境·····	易君左·····	一〇六
圖畫·····	蔡元培·····	一〇八
人生目的何在·····	梁啓超·····	一一〇
威尼斯的小艇·····	馬克吐溫·····	一二四
思母·····	吉田絃二郎·····	一二六
最理想的一刹那·····	比爾·····	一二八
諦聽靜寂·····	畢泰·····	一三三
慈母的手·····	方騰·····	一三六
春到人間·····	巴蘭·····	一三三
從矛盾中求幸福·····	漢納·····	一四四
美的意義·····	武者小路實篤·····	一四〇
麻雀·····	屠格涅夫·····	一四五
乞丐·····	屠格涅夫·····	一四七

燭火·····	柯洛蘭格·····	一四九
離枝之前·····	薩爾丹·····	一五〇
牢獄生活·····	克魯包特金·····	一五四
小村莊·····	西隆涅·····	一五九
老牛·····	潘林·····	一六四
未來之夢·····	小泉八雲·····	一七〇
同情·····	泰戈爾·····	一七三
苦惱·····	契訶夫·····	一七四
緬的天堂·····	左拉·····	一八三

朱自清

背影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

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回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回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回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遊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咐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貼；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

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回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腳夫行些小費，纔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真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揮霍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顧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直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麼？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真是太聰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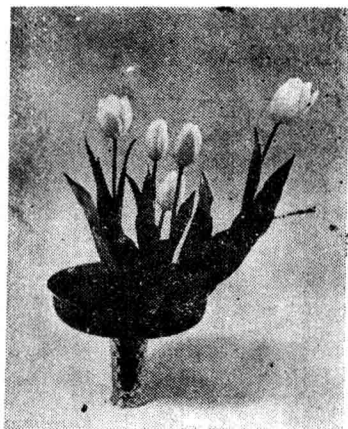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自然走過去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太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回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

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回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叢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自己。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厲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距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清自朱

色月塘荷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閨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却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裡。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不

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遠遠望的是圓圓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嫵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裡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浪。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却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却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為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却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有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為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煙霧

但楊柳的豐姿，便在烟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麼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盪着小船，唱着艷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櫓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真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抬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麼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摩自徐

翠冷翡

話閑居山



在這裏出門散步去，上山或是下山，在一個晴好的五月的向晚，正像是去赴一個美的宴會，比如去一果子園，那邊每株樹上都是滿掛着詩情最秀逸的果實，假如你單是站着看還不滿意時，只要你一伸手就可以採取，可以恣嘗鮮味，足夠你性靈的迷醉。陽光正好暖和，決不過暖；風息是溫馴的，而且往往因為牠是從繁花的山林裏吹度過來，牠帶來一股幽遠的澹香，連着一息滋潤的水氣，摩挲着你的顏面，輕繞着你的肩腰，就這單純的呼吸已是無窮的愉快；空氣總是明淨的，近谷內不生煙，遠山上不起靄，那美秀風景的全部正像畫片似的展露在你的眼前，供你閑暇的鑒賞。

作客山中的妙處，尤在你永不須躊躇你的服色與體態；你不妨搖曳着一頭的蓬草，不妨縱容你滿腮的苔蘚；你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扮一個牧童，扮一個漁翁，裝一個農夫，裝一個走江湖的吉卜希

，裝一個獵戶；你再不必提心整理你的領結，你儘可以不用領結，給你的頸根與胸膛一半日的自由，你可以拿一條這邊艷色的長巾包在你的頭上，學一個太平軍的頭目，或是拜倫那埃及裝的姿態；但最要緊的是穿上你最舊的舊鞋，別管牠模樣不佳，牠們是頂可愛的好友，牠們承着你的體重，却不叫你記起還有一雙腳在你的底下。

這樣的玩頂好是不要約伴，我竟想嚴格的取締，只許你獨身；因為有了伴多少總得叫你分心，尤其是年輕的女伴。……平常我們從自己家裏走到朋友的家裏，或是我們執事的地方，那無非是在同一個大牢裏從一間獄室移到另一間獄室去，拘束永遠跟着我們，自由永遠尋不到我們；但在這春夏間美秀的山中或鄉間你要是有機會獨身閒逛時，那才是你福星高照的時候，那才是你實際領受，親口嘗味，自由與自在的時候，那才是你肉體與靈魂行動一致的時候；朋友們，我們多長一歲年紀，往往只是加重我們頭上的枷，加緊我們腳脛上的練，我們見小孩子在草裡在沙堆裏在淺水裏打滾作樂，或是看見小貓追牠自己的尾巴，何嘗沒有羨慕的時候，但我們的枷，我們的練永遠是制定我們行動的上司！所以只有你單身奔赴大自然的懷抱時，像一個裸體的小孩撲入他母親的懷抱時，你纔知道靈魂的愉快是怎樣的，單是活着的快樂是怎樣的，單就呼吸單就走道單就張眼看聳耳聽的幸福是怎樣的。因此你得嚴格的爲己，極端的自私，只許你，體魄與性靈，與自然同在一個脈搏裏跳動，同在一個音波裏起伏，同在一個神奇的宇宙裏自得。我們渾樸的天真是像含羞草似的嬌柔；一經同伴的牴觸